

建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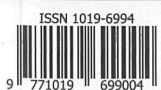
攤開競圖制度的遊戲規則

2023 SPRING ISSUE

Rules for Public Construction Design Competitions in Taiwan

Vol. 109

ARCHITECTURAL INSTITUTE OF TAIWAN



ISSN 1019-6994

01

臺灣建築學會會刊雜誌

中華郵政台北雜字第1696號 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

詮釋公共的權利， 是公共工程最迷人的地方

Interpretation of Public Right Is the Most Charming Part for
Public Construction

受訪／邱文傑（內文簡稱邱）
採訪／王進坤（內文簡稱王）



邱文傑
邱文傑建築師事務所 主持建築師



王進坤
台灣住宅建築獎協會 秘書長

訪談時間／2022年11月2日（三）

王：先請建築師先介紹一下自己及團隊？

邱：1994年底回台灣，約1996年成立事務所，初始是接建設公司的案子，之後因參加新竹東門城改造競圖而進入公共工程。事務所成立至今仍保持工作室型態，人數約在十五人上下，也是我較能掌握的規模。

王：從私人委託到進入公共工程，持續參與競圖，原因是？

邱：公共工程制度擾人，但是其題目跟做設計的快乐跟成就感無法取代，因而讓整件事變得矛盾但也有趣，公共工程會給靈魂養分，但其制度卻一直在殺死腦細胞，是在痛苦平衡中前進，我曾離開改接私人案就是覺得無法花一輩子時間去跟制度搏鬥，那時案子分布全台，又沒高鐵及網路支援，壓力很大。合約又繁雜，輕則罰款，重則也有被檢調找上門，身體狀況也不好。曾想過是否不要再堅持了？但後來調適的還行，覺得設計的靈魂得來何其不易，不宜輕言放棄。私人案雖也做得不錯，壓力也小，但能感受到熱情在衰退，存在感也在退步，不易做出作品。有了前波的經驗後，還是決定謹慎選案，好好享受設計的愉快，於是又回到公共工程。

公共工程就像是在幫「金字塔的重心」做設計，是以全台灣百姓為目的，雖看不到那一個人，但腦海隱約知道有一個代表「全人民的那個人」存在，是抓平均值為對象。公共工程雖然甲方（政府）的意見很重要，但政治人物來來去去，建築師的設計是為了人民，因此必須珍惜詮釋「公共」的權利，過與不及都危險。這是我認為公共工程最迷人也最挑戰的地方，直接挑戰建築人對社會責任的認知及強弱程度。

王：這次回歸覺得在制度上，有比過去好？還是沒有改變？

邱：有了前次經驗，心態放比較開，就是抓住金字塔的重心，只要相信做的事對公眾是好的，就大膽地去做，制度當然會牽絆，比如變更設計的罰則，但只要甲方同意，就會去改到最合適，努力達成好作品，代價是請款時會被主計處質疑、扣款，但我學會放手讓不好的情緒走，不用生命換這些不健康的焦慮。

王：您怎麼選要參加哪一個競圖？

邱：工作室沒有專組team專司競圖。輸贏通常就代表那年的業績。加上事務所小參加競圖都是成本，也是賴以維生的業務，故參加就是想贏，也導致得失心較重。我是用評審團名單在判斷，看是學界多還是業界多，以及其喜好，若喜歡談設計的人較多，就會奮不顧身投入，比如近期的金門圖美館，或之前的新竹圖書館、台北教師會館等，評審團名單都很好，雖然仍輸多贏少。我不太看合約，都是由資深同事檢查後提醒我，因此有時贏了反而麻煩，比如合約將許多顧問費甚至鑽探測量，都含在設計費裡，此時只能見招拆招，不賺錢沒關係，只要不賠錢就好，能持續有好作品完成，讓員工也開心，是我最基本的需求。

王：競圖怎麼安排人力？花多久時間備標？

邱：這是一門藝術，在做金門圖美館競圖時，有的同事是一個月前就加入，有的是兩週前，最後一週是全都加入。必要時我會一個個打電話跟業主說明，告之最近有重要競賽。因此，最後幾乎全工作室做一個競圖，這樣人力就充裕，品質也會很好。競圖有時像古柯鹼會讓人上癮，除了我公司內不論年紀輕或中階主管都很愛參加，因為每天都在挖掘可能性，創作的能量、談設計的熱情等，想想這些，人生有幾回？能這麼純粹的談設計，熬不熬夜似乎就顯得不那麼重要，到最後設計交出去了，腦海其實都還沒停。競圖時帶著設計總監開始談、開始畫，會很希望大家都不要上班來陪我聊，接著從中提煉出一個方案，設計總監會給回饋，然後來回不斷挑戰、不斷修正，會一直改到交圖前的最後一刻。

王：常聽贏得競圖反而是災難的開始，原因在？

邱：很多跟制度有關，但更關鍵的在設計費，若提高為現在的三至四倍，每位建築師應該就會願意被磨、被操，因大部分建築師更願意設計出好作品來獲得認同，遇好業主會義無反顧的跳下去，反之若遇難搞不合理的業主，也只能盡力保護自己，轉身去想下個案子。因競圖給備標的時間短，贏得後給完成細部設計跟發包圖的時間也不充裕，想提升設計品質時難

免要變更設計，若甲方不願意，那就考驗建築師自己的心態，也可能不變更設計讓建築跑完，但我通常會想辦法變更，設計品質才會愈來愈好。災難的說法，應是指在現行制度，設計沒法做好，施工也一塌糊塗，費用也被不合理對待！適應不良！

王：您觀察台灣是否對國際建築師較為友善？

邱：台灣有種情結，多少崇洋媚日，偏愛國際建築師，確實之前許多大型建築是由國際建築師贏得，但我不會覺得不公平，因評審場合的氛圍就是很微妙，期待一種新的外來的創作，有時陌生就是一種很大的優勢，熟悉的反而會吃虧，這很難說。我建議放下這個情結往前走吧！畢竟競圖除比設計外，也在比當下你給人的全面印象，包括設計方案，形象、歷練、人和等，這些總和在影響別人對你的看法。再來，台灣建築師過去十五年來，對國際建築師兩肋插刀相挺的情義及任勞任怨的犧牲奉獻，應該也會慢慢被平常心取代。台灣建築師能力沒有問題，歷史情結消磨了點志氣，近年台灣國際地位普遍受到重視，似不應妄自菲薄，力圖超越過去的自己才是！

王：那還會鼓勵年輕建築師投入公共工程嗎？

邱：任何人不想做公共工程都很合理，但我仍認為不該輕言放棄，雖鼓勵堅持其實很殘忍，也會很痛苦，但會有一種魅力，我回國那年站在新竹東門城的基地上，看著獅子會的鐘塔跟蔣公銅像，就許願贏得競圖後一定要移開，最後我真的做到了，也將心中的圖像實踐，那個滿足跟成就感非常巨大，因這是要給公眾使用。沒想到多年後竟然有機會再重新調整一次。所以就是你永遠有機會想把想做的事情做好。這種感覺很踏實！對！一種逐夢踏實的感覺……

王：有想過下個十年的自己還會繼續做建築嗎？

邱：這問題一直在我腦海出現，選擇也不斷在改變，由於我很喜歡做建築，這可能是優點，但身邊不少同年紀或稍長者的建築同好，慢慢聽到有退休者。但與其退休找事找休閒娛樂，我倒是妄想呆坐桌前，伏案而畫至終老吧！如果可以……不也是一種幸福！